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十七　　志三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五行上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氣逼也氣和則祥殄氣乖則異降在匹夫猶爾何況王者負參二儀而子萬國哉箕子洪範所陳尚矣漢以來宓生董仲舒及劉向父子皆號名儒能推陰陽五行之致爲說一何詳也夏侯勝援以諫昌邑防陰謀而霍張實然從此益重經術士後世學者翠訾其誣欲盡廢其書毋矯之過乎宋世災眚其大者頗關時事獨休祥之奏盛於眞宗徽宗朝眞宗姑置勿

論徽宗身虜國亡厥符安在蓋蔡京襲丁謂故知傳會以取寵帝方飾太平縱逸欲弗悟其爲欺耳昔曾之桓宣斁倫逆天宜獲災譴仲尼修魯史惟於二公有年大有年存弗削程氏以爲紀異道君之祥借曰有之非桓宣類邪兩漢史皆本五行傳爲志有災眚禍痾之目繫以事應宋舊史槩倣之顧休祥並載均可爲鑒者茲亦不之略也若日月星辰之變互見天文志

洪範水曰潤下水失其性則爲災沴恒寒鼓妖魚孽豕禍雷電霜雪雨雹黑眚黑祥皆屬焉

太平興國六年鄜延寧三州並河水漲溢壞州城及軍

營民舍溺死甚衆鄜州建武指揮李海及老幼六十三人皆溺焉八年六月雄州易水鞏縣洛水永定澗水及鄜州河水並漲溢爲害尤甚者穀洛伊瀍四水暴漲壞京城官私廬舍萬區溺死者萬計治平二年八月庚寅大雨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數是日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殿侍班屋皆摧沒元祐八年四月雨至八月不止畿內京東西淮南河北諸路大水詔開京師宮觀五日所在令長吏祈禱宣和元年五月大雨水驟高十餘丈犯都城自西北牟駝岡連萬勝門外馬監居民盡沒前

數日城中井皆渾宣和殿後井水溢蓋水信也未幾有北虜之禍與北方寶鼎同占

太平興國三年滑州黎陽縣河清端拱元年澶州河清祥符大觀政和宣和間屢有河清之祥見本紀

大中祥符元年二月醴泉出蔡州鳳原鄉飲者愈疾五月出泰山八年十一月出汶山下天禧二年閏四月出京師熙寧元年五月出京師政和五年正月出河陽

天禧元年十二月至和元年正月嘉祐元年正月並京師大雪苦寒凍死者衆元祐二年冬京師大雪連月至春不止久陰恒寒罷上元遊幸政和三年十一月大雨

雪浹旬不止平地八尺餘詔百官乘轎入朝飛鳥多死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雪盈三尺不止天地晦冥或雪
未下時陰雲中有雪絲長數寸墮地二年正月丁酉大
雪寒甚地冰如鏡不能行乙卯欽宗在青城大雪數尺
人多凍死建炎三年六月寒紹興三十一年正月戊子
大雨雪至于己亥禁旅壘舍有壓者寒甚乾道元年二
月大雪三月暴寒損苗稼二年春大雨寒至于三月損
蠶麥六年五月大風雨寒傷稼慶元六年五月亡暑氣
凜如秋
淳化三年三月商州霜花皆死淳熙十六年七月階成

鳳和四州霜殺稼幾盡

政和七年六月京師大雨雹如拳紹熙二年二月建寧府溫州並大風雨雹大如桃李平地盈尺壞民居數千家慶元三年四月雨雹大如桃破瓦殺燕爵

端拱二年八月興化軍民劉政雷震死有文在胷曰大不孝至道元年三月甲戌雷未發聲占云寬政之應咸平六年十一月甲午京師暴雷震改元肆赦詔宰相廣采民病悉除之建炎四年正月己未雷高宗舟次溫州章安鎮謂宰臣曰雷聲比屬前史以爲君弱臣強四夷兵不制是夕金人破明州紹興中震雷罍兒

淳熙十四年六月甲申昧爽禱雨太乙宮乘輿未駕有大聲自內發及和寧門人馬辟易相踐有失巾屨者

慶元三年二月饒州景德鎮漁人得魚頳尾鯉鱗而首異常上人言紹興二年嘗出後爲水災五月鎮果大水皆魚孽也嘉定十七年海壖邑縣鹽官地數十里先是有巨魚橫海岸民臠食之海患共六年而平

景祐元年六月開封府淄州蝗諸路募民掘蝗種萬餘石嘉定八年自夏徂秋諸道捕蝗者以千百石計饑民競捕官出粟易之九年荐饑官以粟易蝗者千百斛

慶元三年四月餘干縣民家豕生八豚其二爲鹿古田

縣冢食嬰兒
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
又數見而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後大作每
得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髣髴
如龜金眼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
及腥血四灑兵刃不能施或變人形或為驢自春歷夏
晝夜出無時冬則伏多在掖庭亦嘗及內殿後習以為
常人亦不大怖宣和末寖少而亂作政和三年夏至宰
臣何執中祀北郊有黑氣長數丈出齋宮行一里許入
壇壝繞祭所皆近人穿燈燭而過宣和中洛陽府畿間

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爲患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槍棒自衛亦有託以作過者如此二歲乃息建炎三年二月甲寅日初出兩黑氣如人形夾日旁至巳散黑氣陰沴也亦兵象

乾道四年春舒州雨黑米堅如鐵淳熙十一年二月臨安府新城縣深浦天雨黑水終夕皆黑祥也

紹興十四年樂平縣河衝里田隴數十百頃出中水類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

二水鬬于杉墩直前且卻良久各復故與記曾穀洛
水鬬同占京房曰天子弱諸侯力政厥異水鬬
靖康元年正月丁未霧氣四塞對面不見建炎二年十
一月甲子北京大霧四塞是夕城陷四年三月乙丑四
方霧下如塵紹興三年自正月陰晦陽光不舒者四十
餘日五年七月劉豫毀明堂天地晦冥者累日
太祖從周世宗征淮南戰于江亭有龍自水中向太祖
奮躍乾德五年夏京師雨有黑龍見尾于雲際自西北
趨東南占主大水明年州府二十四水壞田廬開寶元
年夏六月龍出單父民家井中大風雨漂民舍四百區

死者數十人十年六月棣州有火自空墜于城北門樓有物抱東柱龍形金色足三尺許其氣甚腥旦視之壁上有煙痕爪跡三十六宣和元年夏雨晝夜凡數日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中有異物大如犬蹲踞臥榻下與世所繪龍無異茶肆近軍器作坊兵卒來觀共殺食之已而京城大水乾道五年七月乙亥武寧縣龍鬬于復塘村大雷雨二龍奔逃珠墜大如車輪牧童得之自是連歲有水災

宣和五年馬生兩角長三寸四足皆生距時北方正用兵紹興八年廣西海壖有海獸如馬蹄鬣皆丹夜入民

舍聚衆殺之明日海溢環村百餘家皆溺死近馬禍也
淳熙十二年蔡雅州獻馬有角長二寸京房易傳曰臣
易上政不順厥妖馬角茲謂賢士不足紹熙元年二月
丙申右丞相留正乘馬早朝入禁扉馬斃嘉定五年正
月史彌遠入賀于東宮馬驚墮地衣幘皆敗其額微損
事與上同

建隆三年燕州晉州大旱民家多生魃太平興國中揚
子縣民妻生男毛被體半寸餘面長頂高烏肩眉紫唇
紅耳厚口大類西域僧至三歲畫圖以獻淳化元年汾
州悉達院僧智嚴頭生角三寸自建隆至靖康民間生

三男者數百亦多　有生四男者前志以爲人民蕃息
驗宣和六年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生子蓐母不能
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豐樂樓酒保朱氏有婦可四十
餘楚州人忽生鬚長僅六七寸疏秀而美宛然一男子
特詔度爲女道士紹興三年建康府桐林灣婦產子肉
角有齒自是以後人多產鱗毛乾道五年衡湘間人有
化爲虎者潮州城西婦孕過期產子如指大五體皆具
者百餘蠕蠕能動淳熙十三年行都有人死十有四日
復生十四年六月臨安府婦產子生而能言四日暴長
四尺紹熙元年崑山縣工采石而山壓三年六月它工

釆石鄰山聞其聲呼相應答如平生其家鑿石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乍風肌膚如裂俄頃聲微噤不語化爲石人貌如生嘉定元年四月鎮江後軍妻生子一身二首四臂晉志謂中原分裂之應此人痾也後數年金人入太原

建炎元年三月金人圍汴京城中疫死者幾半紹興二十六年夏行都大疫高宗出柴胡製藥活者甚衆德祐元年六月庚子是日四城遷徙流民患疫而死者不可勝計天寧寺死者尤多二年閏三月數月間城中疫氣熏蒸死者不可以數計

熙寧元年七月戊子丑之五刻西南雲間有聲鳴如風水相激寖周四方主民勞兵革歲動六年七月丙寅丑之四刻西北雲間有聲如磨物主百姓勞七年七月庚子丑之三刻西北天鳴主驚憂之事紹興二十一年八月乙亥天有聲如雷水響于東南四日乃止開禧元年六月壬寅天鳴有聲如熙寧占

淳熙十六年三月壬寅石隕寶應縣散如火甚臭腥慶元三年六月黄巖縣大石自隕雷雨甚至山水瀵湧

洪範火曰炎上火失其性則爲災眚恒燠草妖羽蟲之孽羊禍赤眚赤祥之類皆屬焉

淳化四年二月永州保安津舍火飛焰過江燒州門及民屋三百餘家天聖七年六月丁未大雷雨玉清昭應宮火宮凡二千六百一十區一夕俱焚但存一殿治平三年溫州火延燔萬餘家死者五千人元豐八年二月開寶寺火時寓禮部貢院於寺點校試卷官翟曼陳之方馬希孟焚死重和元年九月掖庭大火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爇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衆靖康元年十二月丙子夜尚書省火延燒禮祠工刑吏部折尚書省牌擲火中禳之乃息紹興二年五月庚辰臨安府大火亘六七里燔萬數

千家十二月甲午行都大火燔吏刑工部御史臺官府民居軍壘盡乙未旦乃熄淳熙七年八月溫州試士火作于貢闈紹熙二年四月行都傳法寺火延及民居言者以戚里土木爲孽火數起之應是月徽州大火自庚子至于壬寅乃熄嘉泰元年三月戊寅行都大火凡四日乃滅燔御史臺司農寺將作軍器監進奏文思御輦院太史局軍頭皇城司法物庫御廚班直諸軍壘延燒六萬家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不可計百官多僦舟以居火作於寶蓮山御史臺吏楊浩家諫議大夫程松請戮浩以謝都民疏再上始黥配萬安軍猶免決自是民

訛言相驚亡賴因縱火爲姦利三年正月丁酉襄陽府火作而風暴選鋒軍校于友直死於救焚止延燒六十餘家帥漕臣上其功贈二秩官其子四年三月丁卯行都大火燔尚書中書省樞密院六部右丞相府學士院延及太廟凡燔三千家開禧二年二月癸丑壽慈宮火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壬子行都火延燔數萬家禁壘百二十區紹定四年九月丙戌夜行都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祕書省玉牒所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存蓋殿帥馮榯率衛士力救之也嘉熙元年五月行都大火燔三萬家德祐元年玉牒所災自紹興以來行都屢火

此特記其大者
嘉祐六年冬無冰七年亦然斯恒燠也紹興五年五月大燠四十餘日草木焦槁山石灼人暍死者甚衆嘉定八年夏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行都斛水百錢江淮杯水數十錢暍死者甚衆
淳化三年十月太平興國寺牡丹生華占云有喪是月恭孝太子薨大中祥符以來封禪事作丁謂王欽若曁諸州軍連歲獻芝草三年四月京師竹有華占云歲不豐乾興元年六月蘇秀二州湖田生聖米居民取以食興州竹有實如大麥民取以食天聖元年五月興州竹

有實如祥符占皇祐三年知無爲軍茹孝標獻芝草仁宗怒飭州郡勿復獻語在本紀熙寧元年益陽縣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齎至京師信米也但色黑如炭崇寧五年河南府嘉禾與芝草同本生大觀三年西京大慶觀聖祖殿嘉禾芝草並生政和中建州境內竹生米數千萬石越州承天寺瑞竹一竿七枝幹相似葉圓細生花結實宰臣蔡京等拜表賀自是祥瑞日聞玉芝產禁中無虛歲外則中書尚書二省太學醫學亦產紫芝之諸州屢獻芝草汝州六萬本其間連理雙枝者一千八百八十有司不勝其紀初猶表賀後以爲常不皆賀

也紹興元年七月乙未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以沿[illegible]生穗奏瑞高宗曰朕在潛邸梁間生芝官僚皆欲上聞朕手碎之不欲寶此奇怪乃却之十六年正月辛未瀘州天雨豆近草妖也二十五年瑞木瑞芝瑞瓜瑞蓮瑞禾疊見與大觀二瑞俱詳載儀衞志其冬秦檜卒高宗曰比年四方奏瑞文飾取悅若信州林機奏秦檜父祠堂生芝佞諛尤甚明年詔郡國無獻瑞慶元五年八月太室西北夾室欂生白芝之四葉前史以白芝爲喪祥明年八月國連有大喪當時權禮部侍郎何異謂色白處生兵妖韓侂胄惡之無何北征之議起亦其驗也

大中祥符六年七月召近臣觀嘉禾于後苑有七穗至四十八穗繪以示百官天聖六年陳州獻瑞麥圖一莖二十穗八年八月召近臣觀瑞穀於元眞殿皇祐三年五月彭山縣上瑞麥圖帝曰朕嘗禁四方獻瑞今得西川麥秀圖可謂眞瑞矣其賜田夫束帛以勸之元祐二年十月定襄守臣得禾異畝同穎者三本部使者張商英作嘉禾頌大觀四年蔡州麥一莖兩岐至七八岐者九十畝九月宰相張商英上袁州瑞禾圖政和元年知河南府鄧洵武二年知定州梁士野各獻禾麥之瑞五年冬台州進寧海縣旱禾一稃二米者凡三石時方修

明堂遂協成典禮詔許表賀自是史官多記奇祥異瑞以麥禾爲常事不書景定元年建陽縣嘉禾生詔改縣名咸淳六年樂清縣嘉禾生詔增薦士額皆胃似道當國也

端拱元年八月潯遠縣廨舍有鳳集柏樹高六尺衆禽隨之東北去知州李昌齡圖以獻景德元年五月白州有三鳳自東來入城中衆禽圍繞至萬歲寺棲百尺木上身長九尺高五尺文五色冠如金盃北向而去畫圖以聞熙寧七年六月增城縣鳳凰見

至道元年九月京師自旦至酉羣鳥百餘萬飛翔有聲

識者云突厥雀大中祥符元年春昇州黃雀羣飛蔽日有從空墜者占民有役事是歲火治平間有杜鵑鳴于洛陽邵雍曰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禽鳥得氣之先者也徽宗即位瑞鶴屢見繪爲旗語在儀衛志宣和元年蔡京等表賀赤烏又賀白鵲自政和後禁苑多爲村居野店聚珍禽野獸麀鹿鴛鵝禽鳥實其中每秋風夜靜禽獸之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爲不祥宣和末南郊禮畢御郊宮天未明百辟方稱賀忽有鴞鳴殿屋若與贊拜聲相應聞者駭之明年有陷城之難建炎三年二月辛亥高宗在揚州早朝有禽翠羽

飛鳴行殿三帀一再止于空臣汪伯彥朝冠冠聳張飛鳥踐之不祥翠羽又青祥也劉向以爲駐鳥入宮宮室將空一曰敗亡之應是月金人入揚州有倉卒渡江之變伯彥罷相尋敗四年正月金人圍陝州有鳶鵶數萬飛噪城上與戰聲相亂金將婁宿曰城當陷急攻之遂失守近羽孼也紹興七年爲齊劉豫後苑梟鳴又羣鳴于內庭如曰休也豫惡之募人獲一梟者予五千錢是歲國除乾道六年邵武軍泰寧縣有雀飛鳴立死于瑞寧佛刹香爐先是紹興初是邑有雀立死于丹霞佛刹香爐皆羽孼也而浮屠氏因謂之雀化

紹興十七年汀州羊無角嘉定九年信州玉山縣羊生騈首

宣和元年二年四年七年並有赤氣赤雲之異占天下兵起靖康元年赤白氣起西方者一日旁有赤氣者二赤氣亘天者一占同上建炎元年八月庚午東北方有赤氣占曰血祥四年五月洞庭湖夜赤光如火見東北亘天俄轉東南亦血祥也嘉泰四年二月庚辰夜有赤雲間以白氣東北亘天占爲火祥後八日臨安大火迫近太廟

慶曆三年十二月天雄軍德博州天降紅雪盡血雨紹

興二十年十一月建昌軍新城縣永安村大風雪夜半若數百千人行聲語笑歌哭雜擾忽遽而凝實陰黑咫尺莫辨明旦雪中有人畜鳥獸蹄迹流血汙染十餘里入山乃絶淳熙十三年臨安府民家有血自地中出濺染汙人衣端平三年七月甲申天雨血寶祐二年蜀中雨血

靖康二年正月己亥夜西北陰雲中有火長二丈餘闊數尺時時見紹興三十二年建昌軍新城縣有戶室簇中時有火光燔衣帛過半而篋不焚近火孽也

宋史新編卷十七

宋史新編卷十八　　志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黹田柯維騏著

五行下

洪範木曰曲直木失其性則爲妖祥徵咎木氷恒雨服妖龜孽雞禍青眚青祥之類皆屬焉

元祐元年八月杭州民俞舉慶七世同居家園木連理

政和三年七月玉華殿萬年枝木連理宋世屢有此瑞

乾德五年合州上青𦡊木中有文曰大連宋太平興國

六年瑞安縣民張度解木五片皆有天下太平字慶曆

三年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治平初杭州南新

縣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字四年汀州進桐木板二有文曰天下太平熙寧十年惠州柚木有文曰王帝萬年天下太平政和三年武義縣木根有萬宋年歲四字宣和二年永州民劉思析薪有天下太平字紹興十四年虔州民毀欹屋析柱木有文曰天下太平時守臣薛弼已之方大亂近木妖也淳熙十六年七月晉陵縣民析薪中有木字曰紹熙五年如是者二是時紹熙猶未改元其後止五年近木妖也德祐二年正月寶應縣民析薪中有天太下趙四字

熙寧元年英州因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爲龍腦僧爲

之哉元豐三年六月饒州長山雨木子數畝狀類山茱
子味香而辛土人以爲桂子又曰菩提子明道中嘗有
之是歲大稔紹興間漢陽軍有插榴枝於石罅秀茂成
陰歲有花實者初郡獄有誣服孝婦殺姑婦不能自明
屬行刑者插髻上華於石隙曰生則可以驗吾冤行刑
者如其言後果生淳熙十六年三月揚州桑生瓜櫻桃
生茄此草木互爲妖也紹熙五年行都雨木與唐志貞
元陳留雨木同占木下植而自上隕將有上下易位之
象嘉定六年五月嚴州淳安遂安桐廬三縣大木自拔
占曰木自拔國將亂景定四年五月成都太祖廟側大

木仆忽起立生三芽

慶曆三年十二月丁巳雪木氷占曰兵象嘉祐元年正月元祐八年二月靖康二年正月並雪木氷咸平六年十一月大中祥符五年正月天禧五年正月治平二年十月熙寧三年十月八年正月九年正月宣和五年十月七年二月紹興五年十一月並雨木氷

宣和六年御樓觀燈開封尹設次彈壓於觀下帝從六宮於其上簾幕深密下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黑色布衣類寺僧行童以手畫簾出指斥語帝怒甚傳旨治之箠掠加炮烙詢誰何略不一語亦無痛楚狀又斷其

足筋俄施刀臠血肉狼籍帝大不悅爲罷一夕之權竟
不得其何人付獄盡之七年八月都城東門外鬻菜夫
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出悖罵語且
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
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爲者乃於獄中
盡之建炎二年十一月高宗在揚州郊祀後數日有狂
人具衣冠執香爐攜絳囊拜于行宮門外自言天遣我
爲官家兒書于囊紙刻於右臂皆是語鞫之不得姓名
高宗以其狂釋不問明年二月金人犯維揚三月有明
受之變淳熙十四年正月紹興府有狂人突入恩平郡

王第升堂踐王坐曰我太上皇孫來赴郡鞫訊終不語
亦狂悖也是冬高宗崩明年八月壬薨
治平元年京師自夏歷秋久雨不止摧眞宗及穆獻懿
三后陵臺靖康元年四月京師大雨天氣淸寒又自五
月甲申至六月暴雨傷麥夏行秋令建炎三年二月癸
亥高宗初至杭州久霖雨占曰陰盛下有陰謀時苗傅
劉正彥爲亂紹興四年九月久雨時劉豫連金人入寇
十月高宗親征而霽
乾德四年二月長春節甘露降江寧府報恩院五年二
月復降江寧玉泉寺松樹開寶元年十二月降蔡州僧

院柏樹太平興國三年正月甘露降壽州廨四年五月降河東縣廨叢竹凡三日七年四月知漢州安守亮獻柏葉甘露一器雍熙元年三月降西京南太一宮新城二年四月降後苑草木四年十二月降興化軍羅漢峯前五松端拱二年二月降壽州廨園柏及資聖寺檜淳化二年十二月資州廨及延壽觀德純寺甘露降松柏凡六日自是迄至道甘露疊降諸州者七咸平元年四月甘露降平戎軍廨果樹九十餘本迄五年甘露降諸州者九景德間甘露降諸州軍者八大中祥符間甘露降玉清昭應宮者一降亳州太清宮者二降諸州軍者

三十六天禧閒甘露降後苑及會靈觀玉清昭應宮者各一降諸州軍者十有一天聖元年正月訖嘉祐七年甘露降諸州軍者十有七熈寧元年訖元豐八年甘露降凡二十餘處元祐元年訖元符三年亦如之大觀元年正月甘露降于九成宮帝鼐室三年冬降于尚書省及六曹御製七言四韻詩賜執政已下其後內自禁中及宣和殿延福宮神霄宮下至三學開封府大理寺宰臣私第皆有之歲歲拜表稱賀高宗禁獻符瑞在位三十六年史書甘露惟紹興十七年十月降于臨安府十九年四月降于江西路及建康府孝宗以後並不見於

史云
建隆初蜀孟昶末年婦女競治髮爲高髻號朝天髻未
幾昶入朝江南自後漢以來民間有服玩侈靡者人謂
之必對曰此物屬趙實予冬李煜末年宮中收露水染
淺碧爲衣號天水碧趙國姓也實年號也天水趙之望
也後爲王師所克宣和末京師競以鵝黃爲腹圍謂之
腰上黃婦人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製謂之不製衿始
自宮掖未幾通國皆服之明年徽宗內禪稱上皇竟有
青城之邀不能制金虜也紹興二十一年行都豪貴競
爲小靑蓋飾赤油火珠於頂珠者乘輿服御飾升龍用

焉近服妖亦僭咎也蔣去宣和未遠婦人服飾猶集翠羽爲之近服妖也二十七年交阯貢翠羽數百命焚之通衢嚴禁之紹熙元年里巷婦人以琉璃爲首飾唐志琉璃釵釧爲流離之兆理宗朝宫妃繫前後掩裙而長窣地名趕上裙梳高髻於頂曰不走落束足纖直名快上馬粉點眼角名淚妝四方皆效之亦北遷之讖云
大觀元年閏十月丙戌都水使者得兩首黿以爲瑞蔡京信之鄭居中不以爲然帝命棄黿金明池謂在居中
傳紹興八年五月汴京太康縣大雷雨下冰黿數十里
隨大小皆黿形具手足卦文

紹興初陳州民家雞忽人言近雞禍也松陽縣治有雞伏卵毛生㲉外亦毛孽也

紹興十六年清遠翁源眞陽三縣鼠食稼千萬爲羣時廣東久旱凡羽鱗皆化爲鼠近鼠妖也慶元元年六月邵陽縣民家一猫帶數十鼠行止食息皆同如母子相哺者民殺猫而鼠舐其血鼠象盜猫職捕司盜廢職之象也與唐龍朔洛州猫虎同占

慶元元年夏建昌軍民居木柱有聲如牛鳴者三日乃止咸淳九年丞相賈似道起復之日方拜家廟忽聞內有裂帛聲衆皆愕然密詢左右知棟裂皆逡巡而退此

與漢霍禹董賢室門自壞同占

洪範金曰從革金失其性則爲變怪僭咎恒暘詩妖民訛毛蟲之孽白眚白祥之類皆屬焉

建隆二年七月晉州神山縣北谷中有鐵隨水流出方二丈三尺其重七千斤太平興國四年九月夾江縣得黑石二皆丹文一云君王萬歲一云趙二十一帝咸平四年十一月京城民獲金牌有趙爲君萬年字十二

亳州太清宮鐘自鳴大中祥符中舒州獻瑞石文曰誌公記政和二年玄圭始出晉州上一石綠色方三尺餘當中有文曰堯天正其字如掌大而端楷類手書者堯

字居右天正字綴行于左都堂驗視舊石三分而字畫愈明又於堯字下隱約出一端字位置始均蓋曰天正堯瑞云或謂晉陽堯都也方玄圭出乃有此瑞宣和四年後御府所藏往往復變爲石而色類白骨此與周寶圭占略同崇寧四年三月鑄九鼎用金甚厚取九州水土內鼎中既奉安於九成宮車駕臨幸徧禮焉至北方之寶鼎忽漏水溢于外其後竟以北方致亂建炎元年南京留守朱勝非夜防城見南門外火光燭地掘之得銅印有文曰朱勝私印火鑠金金所畏也後拜相有明受之變卒坐貶三年吉州修城役夫得髑髏棄水中俄

浮一鐘有銘五十六字大略云唐興元年吾子汶齊盧陵西壘後當火德五九之際世衰道敗浙梁相繼喪亂章貢康昌之日吾亦復出是邦東平鳩工復使吾子同河伯聽命水官郡守命錄其辭鐫畢而鐘自碎

慶元二年十二月吳縣金鵝鄉銅錢百萬自飛

嘉定八年春旱首種不入遍禱于嶽瀆至于八月乃雨江浙淮閩皆旱建康寧國府衢婺溫台明徽池眞太平州廣德興國南康盱眙安豐軍爲甚行都百泉皆竭淮甸亦然

建隆中京師士庶及樂工少年競唱歌曰五來子自建

隆開寶凡平荆湖川廣江南五國皆來朝周廣順初江南伏龜山圯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中有鐵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于是銘有引曰寶公嘗爲偈大字書于版帛冪之人欲讀之者必施數錢乃得讀訖即冪之是將名士陸倕王鈞姚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至卒乃歸其銘同葬焉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馮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興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徐鉉徐鍇韓熙載皆不能解及煜歸朝好事者云煜丁酉襲位即乘雞也開寶甲戌國滅是跨犬

也當王師圍其城而曹彬營其南是子建也潘美營其北是安仁也其後錢俶舉國入覲即東鄰也家道融意無錢也隨虎遇戊寅也蜀孟昶末年自題桃符曰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其年正月降宋知成都者呂餘慶長春者聖節名也劉鋹時廣州童謠曰羊頭二四白天雨至宋師所擒之歲乃辛未二月四日也紹定三年都城市井作歌詞末句皆曰東君去後花無主朝廷惡而禁之未幾太子詢薨慶元四年三月甲辰有郵筒置詩達御前者詔宰臣究其詩不録嘉泰四年越人盛歌鐵彈子白塔湖曲俄有盜余十一者自號鐵彈子繆傳其

鬪死于白塔渦中後獲於諸暨縣云
政和中徽宗有事南郊出南薫門見雲間人物儀仗謂
天眞示現蓋方士所爲也乃建道觀以迎眞爲名後欽
宗出南門見金酋實應其讖又是時京師宮觀之名曰
通眞曰會眞曰葆眞皆女眞之應也又詔修神保觀俗
所謂二郎神者京師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
土以獻揭榜通衢云某人獻土亦有飾形作鬼使巡門
催納土者或以爲不祥禁絶之後斡離不圍京師其國
謂之二郎君云宋以周顯德七年庚申得天下圖讖謂
過唐不及漢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又有寒在五更頭之

諸故宮漏有六更按漢四百二十餘年唐二百八十九
年開慶元年宋祚過唐十一年滿五庚申之數至德祐
二年得三百一十七年而見六庚申如宮漏之數
咸平二年十二月黃州長析村二虎夜鬭一死食之殆
半占云守臣災明年知州王禹偁卒咸淳九年十一月
辛卯黎明有虎出揚州市色微黑制置使李庭芝占曰
十日之內殺一大將於是臠其肉於城外而厭之紹興
六年四月中京大雪雷震犬數十爭赴河死慶元二年
撫州有犬若人坐于郡守之坐未幾郡守林廷彥卒
宣和七年秋有狐由艮嶽直入禁中據御榻而坐紹熙

五年八月揚州獻白兔侍御史章穎劾守臣錢之望以孽爲瑞占曰國有憂白喪祥也是歲光宗崩

至道二年二月丙子夜西方有蒼白氣長短八道如竿掃稍經天漢參錯如交蛇占曰主兵勝景德二年二月丁亥白氣五道貫北斗占爲大風幸臣憂治平三年三月白氣貫紫微極星越兩月乃滅占爲喪祥宣和三年九月壬午夜蒼白氣長三丈貫月主其下有亂者靖康元年十一月乙卯夜白氣出太微時巳有金難紹興三十年十二月戊申夜白氣出尾歷心房氐亢角入天市貫太微至郎位止有類天漢白氣主兵明年虜亮入寇

紹熙五年六月壬寅白氣如帶亘天巳酉亦然喪祥也
於是孝宗崩寧宗受禪
建炎二年杜充爲北京留守天雨紙錢于營中厚盈寸
明日與金人戰城下敗績紙白祥也紹興元年潭州得
白玉于州城蓮花池中孔彥舟以獻詔却之前史以爲
玉變近白祥後彥舟爲劇盜
紹興二年宣州有鐵佛像坐高丈餘自動迭前迭却若
偃而就人者數日旣而郡有火火氣盛金失其性而爲
變怪也七月天雨錢或從石甃中湧出有輪郭肉好不
分明穿之碎若沙土淳熙九年春德興縣民家鏡白飛

舞與日光相射慶元二年正月泰寧縣耕夫得鏡厚三寸徑尺有二寸照見水底與日爭輝病熱者對之心骨生寒後爲雷震而碎

洪範土爰稼穡土失其性則爲災凶恒風脂夜之妖華孽贏蟲之孽牛禍黃眚黃祥皆屬焉

建炎元年汴京大饑米升錢三百一鼠錢數百人食道殣三年山東大饑時金人陷京東諸郡民聚爲盜車載乾尸爲糧紹興六年蜀大饑道殣枕藉果州守臣宇文彬獻禾粟九穗圖論者以爲導諛坐黜嘉泰四年春撫袁州隆興府臨江軍大饑殍死不可勝瘞有舉家二十

七人同赴水死者嘉定元年淮民大饑流江浙者百萬人是歲行都亦饑二年春兩淮荊襄建康府大饑米斗錢數千淮民刲道殣食盡發瘞胔繼之人相搤噬流揚州者數千家是秋諸路復大歉冬行都饑殍者横市道多棄兒德祐二年正月揚州饑民相食

大中祥符二年無爲軍大風拔木摧屋壓者千餘人治平四年正月庚辰朔大風霾是日上尊號廷中仗衛皆不能整時帝已不豫後七日崩熙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東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盡拔既而漸近乃經縣城官民舍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

墮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不可勝計縣悉爲丘墟靖康二年正月己亥天氣昏噎狂風迅發竟日夜西北陰雲中如有火光長二丈餘闊數尺民時時見之

至道二年秋九月環慶州梨生花占有兵明年契丹擾北邊紹興七年春階西大儀寺實變爲桃十二月中書門下省檢正官張宗元出撫淮西軍寓建康槃冰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葉相數日易以水變態奇出春暄乃止二十七年四月徽州祈門縣圃桃已實復華淳熙中興化軍仙遊縣九座山古木末生花臭如蘭

政和五年南京野蠶成繭織紬五匹綿四十兩聖繭十

五兩

大中祥符元年龔丘縣民李起牛生四犢判州王欽若圖以獻政和五年安武軍牛生麒麟重和宣和中屢有之紹興元年紹興府有牛戴刃突入城市觸馬裂腹出腸時衛卒多犯禁屠牛牛受刃而逸近牛禍也慶元三年樂平縣田家牛生犢如馬一角鱗身肉尾農以不祥殺之或惜其爲麟同縣萬山牛生犢人首

淳化三年正月乙卯京師雨土占曰小人叛自後李順盜據益州終宋世屢有此異紹興十八年十一月壬辰肆赦天有雲赤黃紛錯祥也太史附秦檜旨奏瑞德祐

元年三月辛巳終日黄沙蔽天或曰喪氣
乾德五年十一月許州開元觀老君像自動六年正月簡州普通院毗盧佛像自動元豐元年邕州佛像動搖初像動夏人入寇又動而州大火其後儂智高叛復動於是知州錢師孟投其像于江中
景德元年正月京師連日地震契丹入寇慶曆三年五月忻州地大震虎翼卒王倫叛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明年貝州王則叛宣和四年北方用兵雄州地大震玄武見於州正寢有龜大如錢蛇若硃漆筯相逐行宣撫使焚香再拜以銀奩貯二物俄俱死隆興四

年十二月石泉軍地震三日聲如雷屋瓦落時綿竹有冤獄嘉定九年兩川地大震累月不幾金人犯蜀雍熙三年七月癸巳福津縣有大山飛來壞民田數百里咸平四年正月戊戌紀縣山摧壓死者六十餘人慶曆六年登州地震岠嵎山摧熙寧五年九月丙寅華州少華山前阜頭峰越八盤嶺及谷摧陷于石子坡東西五里南北十里潰散墳裂湧起堆阜各高數丈長若隄岸至陷居民數百戶茲山之民言數年以來峯上常有雲每遇風雨隱隱有聲是夜初昏無風雨忽澱起有聲漸大地遂震動頃而山摧紹熙四年秋山陰縣[illegible]山亡

摧剡門關山自摧慶元二年六月辛未台州黃巖縣大
雨水有山自徙五十餘里聲如雷草木冢墓皆不動而
故址潰爲淵潭時臨海縣清潭山亦自移嘉泰二年七
月建安縣山摧壓者六十餘家嘉定九年黎州山崩咸
淳十年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湧流安吉臨安餘杭民溺
死者亡算

嘉祐七年三月徐州彭城濠州鍾離地生麪十餘頃民
皆取食元豐三年五月青州臨朐益都石化爲麪

熙寧元年荆襄間天雨白氂如馬尾彌漫山谷宋季慶
有雨毛之異咸淳九年江南平地產白毛臨安尤多

宋史新編卷十八

宋史新編卷十九

志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律曆上

陰陽分而奇偶之數著參伍以盡其變造化萬物其爲能違之是故正律而風氣應焉治曆而時序協焉王者理人成務莫急于此矣且曆數之符於律大都可知也律有五聲象五行也十二律始黃鍾終應鍾以當期之月始於子而終於亥也其六十象甲子也因六而積之以當期之日三百有六旬也漢人緣律起曆其法有自來顧劉歆三統參合六十四卦唐一行大衍專倚

乾坤二策以彼去古未遠為術各殊奚怪後之談二業者紛然靡一也宋太祖代周仍用王朴律準乾德中始詔和峴等正雅樂而尺以影表銅臬暨羊頭秬黍為定景祐以降諸儒相繼獻議胡瑗以尺生律房庶以律生尺胡瑗累尺以橫黍李照以縱黍范鎮力主房庶司馬光疑之楊傑駮之歷四朝鐘律凡幾更迄無定說蓋博物若斯之難也徽宗乃惑於方士以指為度與神禹侔非不經之甚乎建隆初亦用顯德王朴曆未幾命王處訥等改造不二紀即差終宋三百餘年改曆者十六豈躔度固然抑司天之技有弗逮歟嘗考宋世精於律者

有蔡元定焉朱子稱其書多近世所未講精於曆者有
邵堯夫焉程子稱其定差法冠絕古今二賢學道鈞賾
而研深於數何有哉惜蔡遭黨禁空言無施邵以隱終
而書又不覔其旨也歷代史志兼律曆蓋倣班氏茲亦
因舊史合而綴之諸曆微有增損數異術同特錄應天
而附以乾元儀天例其餘云

前史志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目今亦用次序
志于篇何謂備數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藝其六曰九
數屬於太史迄漢魏皆在史官隋氏始置筭學博士於
國庠唐增其員宋因而不改語在選舉志何謂和聲蓋

作樂本於律呂舜典律和聲周禮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是也歷代而下其法或存或闕周顯德中王朴始依周法以秬黍校正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作律準以宣其聲宋乾德中太祖以雅樂聲高詔有司重加考正時判太常寺和峴上言曰古聖設法先立尺寸作爲律呂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取合眞音謂之形器但以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秬黍求爲準的後代試之或不符會西京銅望臬可校古法即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及以朴所定尺比校短於石尺四分則聲樂之高蓋由於此況影表測於天地則管律可以

準繩上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黃鍾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遂下尚書省集官詳定衆議僉同由是重造十二律管自此雅音和暢何謂審度度本起於黃鍾之律而分寸尺丈引之制生焉宋既平定四方悉頒度量乾德中又禁民間造者由是尺度畫復乎古何謂嘉量周禮㮚氏爲量本起於黃鍾之管太祖受禪即詔有司精考古式以頒天下凡四方斗斛不中式者皆去之嘉量之器悉復升平之制焉何謂權衡銖兩斤鈞石前史言之詳矣建隆元年八月詔有司按前

代舊式作新權衡嚴私造之禁及平荊湖郎頒量衡於其境淳化三年三月詔詳定稱法著爲通規監內藏庫崇儀使劉承珪言太府寺舊銅式自一錢至十斤凡五十一輕重無準外府歲受黃金必自毫釐計之式自錢始則傷於重遂尋究本末別制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參定而權衡之制益精備其法蓋取漢志子穀秬黍爲則中外以爲便仁宗以來俱留意樂律迄宋季儒者之講律學頗衆茲悉附載焉景祐樂髓新經仁宗所著也其書凡六篇述七宗二變及管分陰陽剖析清濁歸之于本律次及間聲合古今之樂參之以六壬遁甲

一釋十二均二明所主事三辨音聲四用律呂相生五著十二管短長六出度量衡辨古今尺龠初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時鄧保信阮逸胡瑗等奏造鐘律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右司諫高若訥韓琦取保信逸瑗等鐘律詳考得失度等上議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長爲分雖合後魏公孫崇所說然當時已不施用況保信今尺以圓黍累之及首尾相銜有與實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寸旣不合古即權衡之法不可獨用詔悉罷之又詔度等詳定太府寺并保信逸瑗所制尺度等言尺度之興

尚矣周官璧羨以起度（廣徑八寸袤一尺）禮記布手為尺淮南子十二粟為一寸孫子十蠶為分十分為寸雖存其說莫可適從漢劉歆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先儒訓解經籍多引以為義歷世祖襲著之定法然而歲有豐儉地有墝肥大物之生理難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槩爾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雜校焉晉荀勗等校定尺度是為晉之前尺當時以勗尺揆校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晉之前尺為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合竊

惟周漢三代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銷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驗者惟有法錢而已周之圜法歷載殊遠莫得而詳秦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暨隋朝多以五銖爲號既歷代尺度屢改故大小輕重鮮有同者惟劉歆置銅斛世之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鳳元年改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世復有兩者臣等檢詳漢志通典唐六典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分寸正同則銅斛之尺從可知矣今朝廷必求尺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爲太祖

所圖受禪創制垂法則可且依影表舊尺俟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影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嘗施用復經太祖朝更易其逸瑗保信及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其制彌長出古遠甚又逸進周禮度量法議欲且鑄嘉量然後取尺度權衡其說疏舛不可依用謹考舊文再造影表尺一校漢錢尺二并大泉錯刀貨布貨泉總十七枚上進詔度等以錢尺影表尺各造律管比驗逸瑗并太常新舊鐘磬考定音之高下以聞度等言非素所習詔乃罷之而若訥等用漢貨泉度尺寸依隋書定

尺十五種上之藏于太常其後宋祁田況薦益州進士房庶曉音律祁上其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製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直祕閣范鎮是之乃爲言曰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

七百三十瑗以横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
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以律
生尺誠衆論所不及乃詔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如庶
說造律尺龠帝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尺龠又令庶自陳
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爲宫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
二變配五音迭相爲主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宫徵商
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宫變徵二聲以足其
數推以旋相生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當改變徵爲變
羽易變爲閏隨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爲宫而五
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吹律以

聽軍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畧矣是時援遼制樂有定議乃補庶試祕書省挍書郎遣之鎮爲論於執政曰今律之與尺所以不得其真累黍爲之也累黍爲之者史之脫文也古人豈以難曉不合之法書之於史以爲後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曉而必合也房庶之法是矣執政不聽數年鎮復上書略曰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筭數也權衡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爲非是矣謹條十者非是之驗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誕降者

天降之也許愼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二斛八斗實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爲嘉瑞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百斛秬皆一米河東之人謂之黑米此秬黍爲非是一也古者以竹圍爲律竹形本圓今以方分置筭此律之爲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鐘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鐘之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於量則曰黃鐘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黃鐘之重施於尺則曰黃鐘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爲尺又不起於黃鐘此尺之爲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謂爵琖其體正圓

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是亦以方分置筭者也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鬴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別按周禮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尺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以爲尺則八寸十寸俱爲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六尺四寸爲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八寸尺爲鬴之方十寸尺爲鬴之深今鬴方尺積十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

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庣焉隋書載其銘曰審
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
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
六也又按筭法圓分謂之徑圓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
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筭之此筭數
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
其重一鈞聲中黃鐘漢之斛其重二鈞聲中黃鐘鬴斛
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薄厚之法以
考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真此權衡爲非是八也又按
鳧氏爲鍾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

分具鉦閒之以其二爲之厚今無大小厚薄而一以黃鍾爲率此鐘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蓋各以其律之長短爲法也今亦以黃鍾爲變而無長短厚薄之別此磬之非是十也請以臣章下有司論定然後制龠合升斗鬴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眞黍眞黍至然後可以爲量爲鐘磬量與鐘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爲樂也詔送詳定所鎮自謂得古法司馬光每論難不相合高崇時胡銓上審律論曰臣聞司馬遷有言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

易之道也臣嘗深愛遷之言律於兵械爲尤重而深惜後之談兵者止以戰鬬擊刺奇謀此律之所以汨陳而學者未嘗道也夫律度量衡古也淵源於馬遷濫觴於班固劉昭挹其流孟康京房錢樂之之徒汩其泥而揚其波也遷之言曰黃鍾之實八十一以爲宮而以之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則黃鍾爲九寸矣黃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實如法亦得長一寸亦黃鍾爲九寸也然則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與夫所謂八十一者雖多少之不同而其實一也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與夫所謂[illegible]雖多少

之不同而其法一也又曰丑二寅八卯十六辰六十四夫丑與卯陰律也寅與辰陽律也生陰律者皆三所謂下生者倍其實生陽律者皆四所謂上生者四其實遷之言財數百可謂簡矣而後之言律者祖焉是不亦淵源於馬遷乎固之言曰黃鐘之實八百一十分蓋遷意也然以林鐘之實五百四十而乃以為三百六十分太簇之實七百二十而乃以為六百四十分各以其長自乘則聲雖有小同於黃鐘之宮耳然則魏安豐王製律而與黃鐘商徵不合其失兆此矣夫自子一分終於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蓋遷術也而固亦曰太極

元氣函三爲一始動於子參之於丑歷十二辰之數而得黃鐘之實以爲陰陽合德化生萬物其說蓋有本矣然其言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而不言夫所謂濁倍之變何夫蕤賓之比於大呂則蕤賓清而大呂濁今又損二分之一以生大呂則大呂之聲乃清於蕤賓是不知夫倍大呂之濁然則蕭衍之論至於夾鐘而裁長三寸七分其失兆此矣是不亦濫觴於班固乎昭之言曰推林鐘之實至十一萬八千九十八太簇之實至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二乘而三約之者爲下生之實四乘而三約之者爲上生之實此遷固之意昭則詳矣然

以蕤賓爲上生大呂而大呂乃下生爽則何也蓋昭之
說陽生陰爲下生陰生陽爲上生今以蕤賓爲上生大
呂則是陽生陰乃上生也以大呂爲下生爽則是陰生
陽乃下生也其蔽亦由不知夫大呂有濁倍之變則其
視遷固去本遠矣是不亦挹其流於劉昭乎若夫孟康
京房錢樂之之徒則又大不然矣夫班固以八十一分
爲黃鐘之實起十二律之周徑度其長以容其實初未
嘗有徑三圍九之說也康之徒惑於八十一分之實以
一寸爲九十分而不察方圜之異於是有徑三圍九之
論興焉夫律之形圜如以爲徑三圍九則刓其四角之

方而不足於九分之數以之容黍豈能至於千二百哉然則所謂圍九方分也何以知之知籥之方則知黃鍾之分亦方也固雖無明說其論洛下閎起曆之法曰律容一籥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夫八十一寸者是乃八百一十分以千二百黍納之籥中則不搖而自滿是無異黃鍾之容也籥之制方寸而深八分一籥之方則黃鍾之分安得而不方哉圍九方分而圜之則徑不止於三分矣故夫徑三圍九之說孟康爲之也然由律生呂數十有二止矣京氏演爲六十錢樂之廣爲三百六十則與黃帝之說悖矣蓋樂之用淮南之術一律而

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以黄鐘大簇姑洗林鐘南呂生三十有四以大呂夾鐘中呂蕤賓夷則無射生二十有七應鐘生二十有八始於包育而終於安運然由黄鐘迄于壯進百有五十則三分損一焉以下生由依行迄于億兆二百有九則二分益一焉以上生惟安運爲終而不生其言與黄帝之法大相牴牾自遷固而下至是雖然莫適爲主至五季王朴而後議少定沈括將之奇論之當矣是不亦汨其泥而揚其波乎嗚呼律也者固以實爲本而法爲末陛下修其實於上而有司方定其法於下以

協天地中和之聲則夫數子者其說有可考焉淳熙間建安布衣蔡元定著律呂新書朱熹稱之既以僞學貶死春陵雖有其書卒爲空言久之宜春歐陽之秀復著律通上下篇其自序略曰自律呂之度數不見於經而釋經者反援漢志以爲據蓋濫觴於管子呂氏春秋流衍於淮南子司馬遷之書而波助於劉歆京房之學班固漢志盡歆所出也司馬彪志盡房所出也後世協律者類皆執守以爲定法歷代合樂不爲無人而終不足以得天地陰陽之和聲所以不能追還於隆古之盛者大抵由三分損益之說拘之也夫律固不能舍損益之

說以求之由其有損有益而後有上生下生之異至其專用三分以爲損益之法則失之未免乎聲與數之不相合有非天成之自然耳蓋嘗因其損益上下生之義而去其專用三分之蔽乃多爲分法以求之自黃鐘以往其下生者盈十而上生者止一而已此其數之或損或益出於自然而與舊法固不侔矣若謂相生之法一下必一上既上而後下則其法之窮也於蕤賓大呂間見之夫黃鐘而降轉以相生至於姑洗則下生應鐘而應鐘之上生蕤賓者法也今乃蕤賓之生大呂又從而上生焉此班志所載所以變其說爲下生大呂而大呂

之長遂用倍法矣夫律之初生而用倍法猶爲有理獨
專用三分以爲損益則律之長短不中乎天地自然之
數爾生律之分蓋不止於三分損益之一端以一律而
分爲三此生律之極數特一求徵聲之法耳苟以三分
損益一下生而一上生則聲律殆無窮矣何至於十二
而止也乎夫十二律之生也十律皆下生一律獨上生
唯其下生者損之極也而後上生者益焉上生則律窮
矣此窮上反下窮下反上之理也琴一弦之間具十二
律皆用下生之法而末以上生法終之若以七弦而緊
慢之爲旋宮之法則應鐘一均之律宮聲之外多用倍

法生一律矣此天地聲音自然而然不可拘於一而不知通變也故正律止於十二而已竊意十二律之度數當具於周禮之冬官如考工記鳧氏爲鍾磬氏爲磬之類各有一職然冬官一篇既亡則世無以考其度數之詳而三分損益之說散見於書傳者亦不能究其首因是遂著爲定論邵雍曰世人所見者漢律曆其然則三分損益之法爲未善亦隱然矣近世蔡元定之說亦有可用與否其可用者多其所自得而又有證於古其否者皆由習熟於三分上下生之說而不於聲器之近似者察之也豈嘗察之而未有法以易之乎此律通之所

以作也蓋律之所以長短不止乎三分損益之一端自四分以往推而至於有二十分之法管之所以廣狹必限於千二百黍之定數因其容受有方分圓分之異與黍體不相合而遂分辨其空龠有實積隙積之理其遞相爲宫之法有以推見其爲一陰一陽相繼之道而非一上一下相生之謂也其數之損益可以互相生總爲百四十四以爲之體或變之又可以得二百一十有六以爲之用乾坤之策具矣或曰律止十二胡爲復衍百四十四律乎應之曰十二者正聲也百四十四者變聲也使不爲百四十四者何以見十二宫七聲長短之有

定數而宮商角徵羽清濁之有定分乎其要在於和而已故有正聲則有變聲也通其變然後可與論律矣眞德秀趙以夫皆盛稱之或者又謂其不若漢志七音爲五聲之正自立異說也桐城縣丞李如箎作樂書謂司馬光范鎮爭論三十年不決大槩言以律起度以度起律之不同鎮深闢光以度起律之說不知後世舍去度數安得如古聖人默符聲氣之驗自然而成律也哉至若庶之增益漢志八字以爲脫誤及其他紛紛之議皆穿鑿以爲新奇雖鎮力主之非至當之論也沙隨程逈著三器圖議曰體有長短所以起度也受有多寡所以

生量也物有輕重所以用權也是器也皆準之上黨羊頭山之秬黍焉古人以度定量以量定權必參相得然後黃鐘之律可求也皇祐中阮逸胡瑗累黍定尺既大於周尺姑欲合其量也然竟於權不合乃謂黍稱二兩已得官稱一兩反疑史書之誤及韓琦丁度詳定知逸瑗之失亦莫能以三器參相攷也迴博學好古朱熹深禮敬之其後江陵府學教授廬陵彭應龍既注漢律曆志設為問答著鐘律辨疑三卷皆不守成說云

宋初用周顯德欽天曆建隆二年五月以其曆推驗稍疎乃詔司天少監王處訥等別造曆法演紀上元木星

甲子距建隆三年壬戌歲積四百八十二萬五千五百五十八賜號應天曆太平興國間有上言應天曆氣候漸差詔處訥等重加詳定六年表上新曆詔付本監集官詳定會冬官正吳昭素徐瑩董昭吉等各獻新曆處訥所上曆遂不行秋官正史端等言昭吉曆差昭素瑩二曆頗爲切準復對驗二曆唯昭素曆氣朔稍均可以行用既而詔加詳定惟昭素曆法考驗無差上元甲子距太平興國六年辛巳歲積三千五五十四萬三千九百七十七賜號乾元曆應天乾元二曆皆御製序焉眞宗嗣位命判司天監史序等考驗前法研覈舊文取其樞

要編爲新曆自上元土星甲子距咸平四年辛丑歲積七十一萬六千四百九十七賜號儀天曆乾興初議改曆命司天役人張奎運等其術以八千爲日法一千九百五十八爲斗分四千二百九十九爲朔距乾興元年壬戌歲三千九百萬六千六百五十八爲積年詔補奎保章正又推擇學者楚衍與曆官宋行古造新曆至天聖元年八月成命曰崇天曆演紀上元甲子距天聖二年甲子歲積九千七百五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皇祐四年以日食不效欲改作而劉羲叟謂崇天曆所差無幾又謂古聖人曆象之意止於敬授人時雖則預考交

會不必脗合辰刻或有遲速未必獨是曆差乃從羲叟言羲叟曆學為宋第一歐陽脩司馬光皆遵用之英宗卽位命殿中丞判司天監周琮等作新曆三年而成演紀上元甲子歲距治平元年甲辰歲積七十一萬一千七百六十算琮言舊曆氣節加時後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既而司天中官正舒易簡等更陳家學於是詔范鎮孫思恭劉攽考定是非上推尚書辰弗集于房與春秋之日食參今曆之所候而易簡等所學疏闊不可用新書為密遂賜名明天曆琮之論曰古今之曆必有術過於前人而可以為萬世之法者

乃爲勝也若一行爲大衍曆議及略例校正歷世以求曆法强弱爲曆家體要得中平之數劉焯悟日行有盈縮之差李淳風悟定朔之法并氣朔閏餘皆同一術張子信悟月行有交道表裏五星有入氣加減宋何承天始悟測景以定氣序晉姜岌始悟以月食所衝之宿爲日所在之度後漢劉洪作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疾數宋祖冲之始悟歲差唐徐昇作宣明曆悟日食有氣刻差數明天曆悟日月會合爲朔所立日法積年有自然之數及立法推求晷景知氣節加時所在後之造曆者莫不遵用焉其疏謬之甚者卽苗守信之乾[illegible]馬重

續之謂元曆郭紹之五紀曆也琮自謂善曆嘗曰世之知曆者少近世獨孫思恭爲妙云明天曆後驗熙寧三年七月月食不效乃詔復用崇天曆奪崇等所遷官熙寧八年始更用奉元曆沈括實主其議明年正月月食遂不效詔問修曆推恩者姓名括奏辨得不廢元祐改用觀天曆演紀上元甲子距元祐七年壬申歲積五百九十四萬四千八百八筭崇寧改用紀元曆演紀上元上章執徐之歲距元符三年庚辰歲積二千八百六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筭至崇寧五年丙戌歲積二千八百六十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六筭宋既南渡星翁離散

紀元曆亡紹興二年高宗重購得之五年日官言正月朔旦日食九分半虧在辰正常州布衣陳得一言當食八分半虧在巳初其言卒驗詔得一改造新曆演紀上元甲子距紹興五年乙卯歲積九千四百二十五萬一千五百九十一賜名統元曆賜得一通微處士道士裴伯壽等受賞有差得一等上推甲子之歲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日度起於虛中以爲元著曆經曆議諸書後光州士人劉孝榮言統元曆交食先天六刻火星差天二度嘗自著曆期以十年可成請改造新曆上元甲子距乾道三年丁亥歲積九千一百六十四萬五千

八百二十三既而定驗統元紀元及新曆互有異同新曆比之舊曆稍密詔用新曆名曰乾道曆孝榮有考春秋日食一卷及漢魏以來日月交食數卷乾道四年禮部員外郎李燾請飭曆官加意精思勿執今是益募能者熟複討論更造密度補治新曆迺詔諸道訪通曆者久之福州布衣阮興祖上言新曆差謬荊大聲郎補興祖爲局生初新曆之成也大聲孝榮共爲之至是大聲乃以太陰九道變赤道別演一法與孝榮立異朝廷累詔定驗淳熙元年禮部言今歲頒賜曆書權用乾道新曆推筭明年復欲權用乾道曆詔從之三年判太史局

李繼宗等奏重造新曆上元甲子距淳熙三年丙申歲積五千二百四十二萬一千九百七十二賜名淳熙曆四年禮部驗得孟邦傑李繼宗等所定五星行度分數各有異同孝宗曰自古曆無不差者況近世此學不傳求之草澤亦難其人詔以淳熙曆權行頒用一年十年十月詔甲辰歲曆字誤令禮部更印造頒諸安南國李繼宗吳澤及荆大聲削降有差十二年九月成忠郎楊忠輔言淳熙曆簡陋於天道不合十四年國學進士會稽石萬言淳熙曆立元非是氣朔多差不與天合布衣皇甫繼明等言石萬所撰五星再聚曆乃用一萬三千

五百爲日法特竊取崖之崇元舊曆而婉其名爾給事中兼修玉牒官王信亦言更曆事乞令繼明與萬各造來年一歲之曆取其無差者詔從之其後宰相王淮等奏萬等所進新曆與淳熙曆法不同紹熙元年詔太史局更造新曆上元甲子距紹熙三年辛亥歲積二千五百四十九萬四千七百六十七賜名會元曆慶元四年會元曆占候多差日官草澤互有異同詔楊忠輔造新曆演紀上元甲子歲距紹熙五年甲寅歲積三千八百三十至慶元己未歲積三千八百三十五賜名統天曆慶元五年七月辛卯朔統天曆推日食雲陰不見六年

六月乙酉朔推日食不驗遹罷楊忠輔詔草澤諳曆者應聘脩治開禧三年大理評事鮑澣之言曆者天地之大紀聖人所以觀象明時倚數立法以前民用而詔方來者自黃帝以來至於秦漢六曆具存其法簡易同出一術既久而與天道不相符合於是太初三統之法相繼改作而推步之術愈見闊疏是以劉洪祖冲之之減破斗分追求月道而推測之法始加詳焉至于李淳風一行而後總氣朔而合法效乾坤而擬數演筭之法始加備焉故後世之論曆轉爲精密非過於古人也蓋積習考驗而得之者審也試以近法言之自唐麟德開元

而至於五代所作者國初應天而至於紹熙會元所更
者十二書無非推求上元開闢爲演紀之首氣朔同元
而七政會於初度從此推步以爲曆本未嘗敢輒爲截
法而立加減數於其間也獨石晉天福間馬重績更造
調元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七曜之會施於當時五年
輒差遂不可用今統天演紀之始起於唐堯二百餘年
非開闢之端也氣朔五星皆立虛加虛減之數氣朔積
分乃有泛積定積之繁以外筭而加朔餘以距筭而減
轉率無復彊弱之法盡廢方程之舊其餘差漏不可備
言辯之又言私成新曆容臣投進與太史草澤諸人所

著之曆參攷之七月澣之又言統天曆來年閏差頗以諸人所進曆令祕書省參考須用祕書監曾漸言改曆重事乾道淳熙慶元凡三改曆皆出劉孝榮一人之手其後遂爲楊忠輔所勝久之忠輔曆亦不驗故孝榮安職至今紹熙以來王孝禮者數以自陳每預測驗或中或不中李孝節陳伯祥本皆忠輔之徒趙達卜筮之流石如愚獻其父書不就測驗晷景止定月食分數其術最疎陳光則并與交食不論愈無憑依此數人者未知孰爲可付於是詔漸充提領官澣之充參定官草澤精算造者嘗獻曆者與造統天曆者皆延之於是開禧新

曆議論始定上元甲子至開禧三年丁卯歲積七百八十四萬八千一百八十三詔以戊辰年權附統天曆頒之既而婺州布衣阮泰發獻渾儀十論且言統天開禧曆皆差嘉定三年鄒淮言曆書差忒當改造試太子詹事戴溪等言請詢漸淅之造曆故事詔溪充提領官灊之充參定官鄒淮演撰王孝禮劉孝榮提督推算官生十有四人日法用三萬五千四百四年春曆成未及頒行溪等去國曆亦隨寢韓侂冑當國或謂非所急無復敢言曆差者於是開禧曆附統天曆行於世四十五年淳祐四年以崇政殿說書韓祥請召山林布衣造新曆

十一年殿中侍御史陳垓言開禧舊曆僅差一二刻而李德卿新曆差六刻二分有奇與今頒行前後兩曆所載立春氣候分數亦差六刻則同由此觀之舊曆差少未可遽廢新曆差多未可輕用請參考推算頒行十二年祕書省言太府寺丞張湜同李德卿算造曆書與譚玉續進曆書頗有牴牾請得商確推算合衆長而爲一於是新曆成賜名會天寶祐元年行之咸淳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至後爲閏十一月既已頒曆浙西安撫司準備差遣臧元震言曆法以章法爲重章法以章歲爲重蓋曆數起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十九年謂之一

章一章必置七閏必第七閏在冬至之前必章歲至朔同日故前漢志云朔旦冬至是謂章月後漢志云至朔同日謂之章月積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唐志曰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章法之不可廢也若此今所須庚午歲曆乃以前十一月三十日爲冬至又以冬至後爲閏十一月莫知其故夫曆久未有不差差則未有不改者後漢元和初曆差亦是十九年不得七閏曆雖已頒亦改正之顧今何靳以改之哉於是朝廷下之有司遣官偕元震與太史局辨正而太史詞窮鄧宗文譚玉等各降官有差元震轉

一官因更造上元甲子距咸淳七年辛未歲積七千一百七十五萬八千一百四十七即成天曆也端宗即位海上命禮部侍郎鄧光薦與蜀人楊某等作曆賜名本天其法與奉元會天並亡按熙寧行奉元曆至元豐初始司天監考遼及高麗日本國曆與奉元曆異同遼己未歲氣朔與宣明曆合日本戊午歲與遼曆相近高麗戊午歲朔與奉元曆合氣有不同戊午遼太康四年己未五年也又遼史閏朔考終遼之世與宋東都曆閏朔間殊則金與南渡之曆異同可知矣

宋史新編卷十九